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一

泝而上之云云故其書雖以程朱為主而兼
及象數變互之說盎併存邵學其識見猶為
明通固非墨守一家者比也顧炎武謂割裂
本義以入程傳始于胡廣之修大全然采與
董楷已用程子本而析本義以附之則其來
有漸矣炎武專罪胡廣殆未見此二書歟乾
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原序

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體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數而顯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為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為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由乾坤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為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分上下之二經上經卦

三十下經三十四以一反一覆而觀除八正卦外五十六卦只成二十八卦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二九也是為後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既因象推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矣文王又因象推數而作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謂文王當殷末世憂患而興此易也曷為見其憂患今觀後天反對卦如泰反為否剥反為復晉反為明夷夬反為姤既濟反為未濟

九天下治也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九曰天則則其可過哉則過其亢矣又於大傳三陳九卦以明文王處憂患之道上經取三卦而陳之用一九也下經取六卦而陳之用二也此夫子因數推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備自夫子歿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已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昧矣至宋有康節邵子推明羲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

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啟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為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為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說泝而上之以會羲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然邵子無易解其說僅見於觀物篇故愚是集以程朱傳義為主而附以鄙見間亦竊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發明雖然俗士口易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一

元 趙采 撰

周易

朱氏曰周代名易書名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

愚曰易卦皆本伏羲所畫按大傳以為包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包犧氏没神農

然以反與對者合而觀之則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未嘗不均也反體在上經者十二在下經者十六對體在上經者乾坤坎離頤大過也在下經者中孚小過也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有對无反餘五十六卦成反體者二十八總之為三十六此邵子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也

䷀ 乾下乾上

程子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

之以畫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
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
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
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
天爲陽爲父爲君
朱子曰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
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

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倣此

愚曰震為龍今乾六爻皆以龍言何也乾體本坤陽以陰為基以三畫卦言初九坤一變而為震是乾者自震而變自震而成也故乾為龍潛龍不是未變化底龍元是能飛躍底龍只初當潛而潛蓋初九變坤下有伏震故曰潛龍或曰見躍飛皆著

朱子曰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隠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徳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為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賔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徳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其他爻象便是占者惟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

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自說得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

愚曰初九九二地道二居地表故曰田田是九穀所生如大田新田之類二一變坤為離離為文明故曰見龍見龍在田便有養育天下底作用所以夫子言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利見大人恐只是天下皆利見此大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
朱子曰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於地
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
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
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
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又曰淵與天不争多淵是那
空虛無實底物躍是不著地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又荅陳淳曰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的所在縱有

朱子曰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乾六爻雖言六龍其實只一龍隱見躍飛隨時位而不同所以彖言六位時成時乘六龍只是一龍而以時處六爻耳文公謂此六爻不是言德學節次是地位節次聖人自有見成之德只所居之位不同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亢龍有悔上九變則上卦為兑兑為毁折亢滿之累也伊川謂上

愚按文公此說本之歐公蓋用九是變卦乾六爻都變則為坤便是元亨利牝馬之貞頭變而身不變似無首底龍用九用六歐公得之又曰乾坤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文公又謂見群龍無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那用九用六之說蓋九變則六六變則九九六相用剛柔相濟然

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坤彖象繫卦之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其說葢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焉朱文公則謂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初不言其分傳附經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見於魏志甚明又孔疏謂王弼以象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者則為得之其實今王弼注本之乾

朱子曰此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朱子曰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愚曰此以天地相函坎離相錯而言亨也按虞翻論動爻謂陰陽失位則動而變乾九二九四上九

正者一物具一正也保合者物物同一和也不言乾坤而曰乾道者坤從天之道乾道包坤陽得兼陰在聖人言乾道變化者坎離為用也坎離為用則性命自全冲和之氣絪緼會合乾之利貞者在我矣此聖人所以體乾之四德也四德者舉其綱則元大而包其三循其序則元亨相承利貞相代要其實則元即為亨利貞貞即為元一而四四實一也

朱子曰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愚曰陽在下以氣言也德施普以德言也終日乾乾反復道者以學言也二卦相因乾之又乾不已於行如此則反復皆道無入而不自得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程子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無咎也

朱子曰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子曰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程子曰盈則變有悔也

愚曰上卦皆以用言四有進退之義知其可進而進非嘗試也五當大有為之時則不可以不為上當亢極之世則不可以無變所謂聖人因時如此

目

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葢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

朱子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
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
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
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又曰體仁如體物相似
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所謂體仁仁只是箇道理須著
是有這人方體得他做他骨子伊川比而效之之說
却覺見不是　又曰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他說
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嘉會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子曰或躍或處上下無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君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朱子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愚曰時者事之會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懼失其會也葢可躍而怠是為失時失時則德業息咎也未可躍而躁是為先時先時則德業隳亦咎也可進而進可退而退是為及時及時則德業成何咎之有三四一様是德業到此更說欲及時葢天命廹聖人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愚曰龍以在天為正聖人以在上為正聖人在上則有自然之應是以萬物無失類天地無遺功此無心之感耳蘇氏曰燥濕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即之龍虎非有求於風雲而風雲應之聖人非有意於物覩而物莫不欲見之

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

愚曰利貞者性情也此乃見乾之實體故識得此性情則爲成之者性爲各正性命蓋造化到收歛處方見他實體本質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程子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葢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曰大矣哉

愚曰諸卦言利曰牝馬之貞曰建侯曰用獄曰涉大川之類皆指其所利惟乾無所不利非可指言利某事利某物也大矣哉有不勝賛之辭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程子曰大哉賛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程子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物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朱子曰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程子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朱子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

能至或言大人或言聖人初無二也大人主有位
而言聖則化矣故於知進退存亡言之也乾六位
而致用之位四初勿用上無位也致用之位四而
中正之位二三危四疑也中正之位二而至尊之
位一曰五而已五位既尊龍德斯盛由是言之聖
人雖無心於位而位豈亦無補於聖人哉故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

總論曰文王以卦詞發揮乾之四德不過四字而

已周公以爻詞發明處乾之道不過六十二字而
已而夫子之作為彖象文言以釋之者反復變化
無慮數百言彖之釋四德者一文言之釋四德者
凡二或以天德言或以人事言象之釋六爻者一
文言之釋六爻者凡四或以位言或以氣言或以
物言或以人言何其纖且悉如此葢乾无所不包
者也故說卦曰乾為天在天之乾也為圜在象之
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乾也為金為玉為寒為冰

為大赤為馬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天盡乾則乾囿於天矣以人盡乾則乾局於人矣以地與物盡乾則乾膠於地與物矣不分精粗一衮說了非聖人胷襟廣大與乾為一則何以能體出乾道之大哉雖然六位者乾之終始也而大明之者聖人也六爻者乾之情也而發揮之者聖人也六龍者六爻之變化而時乘之者聖人也蓋龍陽物而變化者聖人時乘之用變化不一所以有取於龍

業業禹孜孜湯檢身若不及文王純亦不已周公
坐以待旦夫子不厭不倦此聖人自强不息也顔
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子路惟恐有聞子貢
何敢望回子思行之弗篤弗措孟子願學孔子此
學者自强不息也自强不息非中庸至誠孰能當
之故嘗以為中庸之書自乾卦而出者也何以知
之乾之九二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
之謹非中庸之所以得名乎一篇之中皆與乾合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乾龍之潛也見而民莫不敬乾龍之見也大德者必得其位乾龍之飛也戒謹恐懼非乾乾乎其則不遠非天則之不亢乎君子而時中則龍德之正中也君子誠之為貴則龍德之閑邪存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自至誠至於配天皆不息之功用也然則體乾之德當自中庸始體乾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一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程子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以柔順為正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

馬謂利於牝馬之貞今從之乾為馬坤變之為牝
馬牝馬性柔順而健行坤性雖順而實健使其不
健如何配得天蓋天運無一息而停坤之順動亦
無一息而停以應之乾之所施坤盡能發生承載
非健安能至此只是健亦順而已君子有攸往往
求用也坤臣道也臣之為道可行於相信之時不
可求合於未知之日往而為先所嚮必迷後其君
而為之應得其所主乃為利矣此伊尹三聘後往

所以得湯孔明三顧後往所以得玄德程朱二先生皆以主利言是不攷文言後得主而有常也西南陰方坤之三女位焉曰兌離巽皆陰類也東北陽方乾之三子位焉曰震坎艮皆陽類也以陰從陰雖得其朋類然兌以說之巽以入之離以麗之或有時而陷於邪而不自治也以陰從陽雖離喪其朋類然震動艮止坎剛中以濟之雖有失而必復正所以安於貞則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程子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無疆也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資乾以始時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便亨生是

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
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朱子曰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北陰物而馬又行
地之物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
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
占如下文所云也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
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
是他健後如何配乾但是健得順坤以簡能坤是省

行地無疆猶地也以柔順承天而無疆也故曰牝馬
地類君子體坤則必柔順而且利於固守其正何
者坤中有乾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子曰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
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
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

初六

朱子曰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

履霜堅冰至

程子曰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朱子曰霜隂氣所凝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隂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隂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隂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隂之意焉葢所以賛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

可見於象中矣　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從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程子曰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朱子曰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愚按初六一爻以姤卦言為五月以剥卦言為九

月但魏志作初六履霜似主剥卦言蓋九月坤交
於乾曰露為霜故霜降為九月之候若以為五月
則豈惟无霜冰露亦未凝先儒以為見微則履霜
而知馴致堅冰亦見微也宇宙間相為代謝者陰
陽而已世道中相為盛衰者君子小人而已然聖
人愛君子而憂小人故於乾坤之初均致其戒乾
則養之以勿用慮其輕試也坤則儆之以履霜憂
其馴致也君子可直告小人則不然告其輕用小

人非告小人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二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畫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無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其說時二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
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曰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
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愚曰象易聖人恐後世見此爻純陰便謂坤隤然
至靜而已故於此爻象辭曰六二之動於文言曰
坤至柔而動也剛說卦乾為直今六二動而為乾

陰効其法而終其勞是已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子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

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

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

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

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

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

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或不知豈
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程子曰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
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
口而不露則可得無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無
譽矣
朱子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

容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程子曰能慎如此則無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程子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

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

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辯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

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

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

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

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

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

位非常之變也

朱子曰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缺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

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愚曰用六是坤六爻變為乾却不做得乾只利永貞止得乾之利貞而已足見坤不可以敵乾陰不可以敵陽小人不可以敵君子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朱子曰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静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

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
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賛坤道之順也
愚曰坤爻三陰一變為震震動則剛矣不動不可
以化故含萬物而化光者坤之動也惟動故光生
其閒若專一於靜則光無所從發矣繫辭曰闔戶
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是坤之承
乾雖欲不動勢不得止也故曰動言乎變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

朱子曰古字順愼通用按此當作愼言當辯之於微也

愚曰天下之事皆起於積爲善有慶善積而慶有餘爲惡有禍惡積而禍有餘欲絶其禍於有餘之後當辯其理於未積之初臣弑君子弑父天下之酷禍也豈一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葢言順也順者如水之就下勢所必至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天地交感則變化草木蕃盛君子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無令譽可得無咎言當謹自守也

愚曰坤三成否故有此象易曰括囊蓋言謹密以避禍或曰四近君之位其言隱者何曰隱有三有心迹俱隱者是謂隱以遯世乾初是也有心隱而迹不隱者是謂隱以避禍坤四是也有迹隱而心不隱者之人也非要君則賣名百後世之山人處

士是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程子曰黄中文在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唯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美之盛也

愚曰黄中通理者中有文德又貫通義理識盛衰倚伏者也正位居體者六變九正位也五雖正位

而能居人臣之體處變而不失正者也夫為上有為上之體為下有為下之體如手足頭目豈容倒置哉周公攝政未幾復辟恭敬如有所畏此居人臣之體者也美在其中釋黃中暢於四支釋居體凡有所事之謂事事成而可世守者之謂業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其見於事業者又四體之餘使君子中无足美安能暢於四肢又發為事業

之美哉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程子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無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無傷故

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朱子曰疑謂鈞敵而無小大之差也坤雖無陽然陽未嘗無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愚曰坤至上爻則陰窮矣窮則必變變則為乾乾陽也故稱疑於陽疑其將變而為乾也變則必戰故說卦曰戰于乾聖人至此爻雖惡其純陰而無陽又幸其將變而為乾也故稱龍馬然其質尚是

陰故稱血血陰也聖人又幸陰之重有所傷矣然玄黃相雜聖人又不能不慮陽之亦有所傷也大抵陰與陽不同陰易進而難退須是攻擊赶治大賢用力方可除去而所以用力者亦不能不僨國[illegible]家之邪柔心之邪僻莫不皆然君子可不鑒戰野之傷戒履霜之漸深防痛治而遠絕之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